

卷二十六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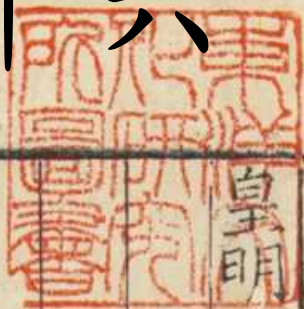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女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字然其亦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
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朝門憧憧往來
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
聽教不勝快快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馳之餘生事寥落且
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舍之地聊用養痾旋聞
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
豔歆豔

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
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

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
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
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
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埃都圖籍列郡文移有
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
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 胡廷以史事見
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
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
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
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
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

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常執誼又奏史官撰
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製之具其法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
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
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
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
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
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
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文慮其出於吏
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
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
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隱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

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事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

參稽之書惟馮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旣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料者成此盛典不備

答梁孟敬書

劉未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

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即焉執
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
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
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毀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
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
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
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
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
旨也然謂因直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雜訛則脩之完
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
也若謂損益直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
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

子也時無明王設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
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
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
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
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
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
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
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夫豈以其聖而教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
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盾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
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
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

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是在是罪我者將是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白圭尹氏立于朝而衆之以王室

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

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
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
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
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
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
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
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
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
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
復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卑簡用其
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
必辭之復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曾史而筆之

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
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
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願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
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
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象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
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
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子奪
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
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
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
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特有遠近則史有詳畧

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會有不
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
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
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
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
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
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
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
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
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
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

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
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
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
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
少室焉又為一論以節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
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
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其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
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
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
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
其繇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

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
淺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
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
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
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
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
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
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
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
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蓋自命矣此辱賜書

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
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
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
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
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
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
然鬱然嶢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
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
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
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
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法是猶
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

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庶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抑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

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翡翠又烏覩夫翡翠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志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

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
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
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能
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茲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
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
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曾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
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賤矣此亦好
恠之過也先生卒熬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
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
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亡
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
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
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擴而言之矣
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
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
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
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
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鄭仲辯書

方希古

去年王仲縉至蜀永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
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
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
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
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

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
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
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
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
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邪苟以佛氏倫理之懿爲
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
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
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
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
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

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下於
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
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
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
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
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亦不可也
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
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
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
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
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
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

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則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待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隘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矣必從

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獲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與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亦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

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貴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自祭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交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爾與僕書獨稱足下與贛原采之文

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翫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乎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乖以至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忽俗卑下學者桔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便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

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
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一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
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之入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
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
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
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
有至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虫魚之狀
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
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聞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
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
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
詩歸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

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
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
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
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
非明識睿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
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
即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
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
異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爲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
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
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之言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
又僕之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

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懇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

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堯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

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
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
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時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
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王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
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
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
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所
圖
書